

桐木关下榧子树

丁智

在江南,基本上每个村庄都可以找到几棵大树,在江西,挨着村庄的一般为樟树,枝干横斜着若龙奔蛇惊,撑起一把巨伞。村庄静静地偎依在树旁,木墙灰瓦的房与灰褐的樟树在蓝天下对坐,闲适得如群小鸡,亲生地围拥在樟树这位母亲的身旁。

在武夷山闽赣交界桐木关下的十几个村庄,村庄前后的树是榧子树。在武夷山的万山中车走,如若突见几株高大的榧子树,粗壮的挺立在哪个转弯的山坡或谷口,可以肯定,隔个几十步,就会有房子出现。然后,你就能见房见村庄,回望,发现榧子树,高昂挺立,绿叶招展,让村庄惠风和畅。

榧子树,乔木,树皮为淡黄灰色,树叶为绿色,为线形,对生,若梳状的梳篦,密集而生。树干较直,成年树高通常达25米左右,胸径通常一人双手都难得合围。香榧树四季常青,气概壮美很得当地人的欢喜,特别是香榧的果实,松香可口,有保健与长寿功效,人称“吉祥果”。

香榧树,为什么喜欢在桐木关下的村庄落户。福建桐木村的林双爱讲了一个当地流传的故事。传说,有年冬天,有位白胡子老人从福建过桐木关,正巧大雪封山,无法过关。关下一位村民见天寒地冻,热情地将老人迎入家中。当时,桐木关下各各村因山高林密,无法种水稻,家中只有南瓜、红薯、马铃薯等杂粮招待老人。后来,天放晴,老人离开村庄,为山民的好客与善良所感动,临走时,在山民的屋檐前撒上一把种子,告诉山民,这树耐寒耐冷,果子易藏经藏且味美,可以改善大家的生计。之后,白胡子老人翻越桐木关到了江西,同样得到村民的热情接待,老人同样撒种子以惠乡民。

后来,当地就有了与红豆杉、水杉差不多树形的榧子树,树结果后,发现榧子在二层黄壳顶尖上有两个深褐色椭圆形像小眼睛似的小点,人称“凤眼”,也叫“西施眼”。榧子树生长,对气候、环境要求很苛刻,需温和、凉爽有云雾的气候以及肥沃的土地。

榧子树一身是宝,尤其是其果实。其果实除有一对“凤眼”外,还有个奇怪现象,从开花到结果要经三年成熟。同一棵树上往往长着三代果实,第一代果实已经接近成熟,第二代果实正在生长发育,第三代果实则刚刚孕育生长。这样的生长方式,让榧子采摘不能如摘枣“东也三扁担,西也三扁担”地打,要搭梯,系绳,绑上竹篮一个个地摘,才不会伤及“无辜”。果实成熟后,加工果实也不易,因为榧子果实分四层。榧子呈卵圆形或长卵形能扛外力,最外是一层青色的皮,中间是一层坚硬的壳,第三层如花生一样有红衣,最后一层才是果肉。

干果制作不易,要经两次堆沤,首先要将摘下的青果进行堆沤,等香榧皮烂到一定的程度,人工一剥剥去青皮,得到香榧子。然后进行第二次堆沤,主要为了青果脱涩,将榧子堆沤15至20公分的厚度,放在阴凉通风的环境中。然后将完成堆沤的香榧放在山泉水中反复冲洗,去掉表面的腐汁杂质与灰尘。之后是晒干,晒香榧也讲究,晒不够,果子不香,晒过了,果壳爆裂,果子干硬。因此为防止香榧过度暴晒,需人工不断翻动,有条件时,还可加上遮阳网,再接受阳光的沐浴。最后是炒制也分二次,第一次炒制需用粗盐炒制到半熟即可,立马盛出。将盛出的香榧浸泡到混有粗盐的山泉水中进行冷却,之后进行二次炒制,这次炒制,火候最重要,不够或时



间太短,果仁发涩,火候太旺或时间太长则会出现焦苦味。炒熟的香榧,用手轻轻一捏“凤眼”就能破壳,一股清香就散发开来。

香榧不仅味美,而且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有杀虫消积、润燥的功效。很多人都用榧子榨油,以保护胃肠。

作为山区百姓,香榧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它的材质。香榧材质坚实,纹理细密,色泽淡褐。手感舒适,气味芳香怡人。榧树是制作木船的好材料,木材不翘不裂,让木船不但坚硬,而且坚实,做到密不漏水,居住船上有淡淡的木香味。从前,山区百姓,建房起梁也用榧树,木承载千斤而不变形,历百年而不易虫蚀腐蚀。同时,榧树因纹理的致密还可以用于雕刻,木质为黄色,尽显富贵之气,做家具深得人们喜欢。

香榧虽好,但栽培不易,听林双爱言,桐木关的榧树都是天然生长,是猴子、松鼠偷吃搬运香榧无心插种而成,能有榧树

成长,是那方土地的造化与吉祥。桐木关的百姓也习惯选择有大株香榧的树下建房,可挡风吹也可遮雨雪,若心中的母亲,1992年,江西桐木关下山洪暴发,桐木江沿岸多处塌方,但凡长有香榧的路段,都毫发无损。

所以在武夷山桐木关一带,有许多带“榧”字的民俗,如“香榧林”“榧叶斋”“榧果园”的,这样的民俗肯定有榧树站立在阳光下,清荫一片时光。这些榧树基本都有几百年树龄,站在树下,你会感知生命的顽强。

其实,现在桐木关下的村民也知道榧树可以人工种植,但处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域,此地除了少数茶叶还需人工打理之外,其它的花草树木都是天然生长的。所以,桐木关人吃香榧,大部分不用盐炒制,而只是如茶叶那样地焙干。这样的香榧初进口似淡而无味,细嚼,有果实的本香四溢。让人感觉时光朴素,岁月恬美。

永恒的坐标

龚晓军

叫知青点的地方有很多,作为一段历史产物,全国估计不少于千个。但是在德兴,只要提起知青点,大家无一例外地把手指向巍峨的大茅山。因为这里有着德兴境内海拔最高,也是唯一直接作为地名而保存下来的知青点。

从南溪路口进入梧桐洞景区,汽车在连续盘旋无数个180度弯后,翻过第一座山盘,在一处荒无人烟的路旁停了下来。路旁比人还高的茅草从里,很不起眼地隐藏着通往知青点的路口。前半程路还是比较轻松的,我们跨过护林人临时搭的木桥后,沿着崎岖的山路径直往上爬,很快就过了第一道垭口。一段较为平坦的林间小道,一条淙淙作响的小溪,一路不断的说笑声让大家觉得这应该是趟轻松的旅行。

但这种轻松很短,在翻越第二道山脊时,明显增加的坡度让我们气喘如牛。经过数十年的冲刷,这条曾经是知青们上山下山的主要道路已经十分狭窄,被冲出黄砂地基的路让人一步三跌。幸好是旁边已经长大的松树为我们提供借力点,让我们有惊无险地爬上山脊。翻过这道垭口,就是当年知青开垦的茶叶林,知青点也就到了。这时我看了下时间,离我们下车出发整整一个小时。

看着我的狼狈模样,带路的向导对我们的体力表示同情,但口气中明显有着揶揄成分。他说,当年知青就是挑着筐,一头装着被服,一头装着口粮,沿着这条山路一趟一趟地往返。而且当年山中还不通汽车,实际步行的距离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路程数倍。

“当年这里狗熊和豹子经常出没,走在这条路上是很不安全的,林场工人和附近村民只要进山,都养成腰间时刻别着柴刀的习惯。”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因为向导腰间系着的木刀鞘中,一把弯头柴刀正伴随着他的步伐,在他的屁股上轻轻地拍打出相同的节拍。

这是一块完全靠人工开垦出来的平整土地,生长在当年知青种下的大片的茶叶树。因为缺乏打理,如今这片茶叶林已经全荫蔽在各种杂木丛中,成为了一片野生茶树。也正因为这种野生环境与无与伦比的海拔高度,产生了当地最优质的茶叶。每年春天山下的林场都会组织人上来采摘,制成的茶叶价格昂贵到让普通人望而却步,可依然还是有人趋之若鹜。一批当年曾经下放到此的回城老干部最为钟情这片茶叶,想方设法托人指定购买这种高山茶。这也是知青点一直没有被完全遗忘的一个重要原因,成为林场人的一份骄傲之处,工人为这个茶叶取了一个地理标志名:知青茶。

茶叶的边缘,一排高大的水杉整齐排列,在海拔近千米的高山之上,水杉细滑的叶片与周围马尾松粗糙的扎手感形成鲜明对比,瞬间就让人看到了这块高山平地的与众不同之处。这是知青从外地带来的品种,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水土,与高山上的一草一木一起茁壮成长,为林下的小生命提供了遮风挡雨的地方。

沿着水杉林一直往前走约两百米,就真正到了知青居住的地方了。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真实的荒芜震惊。迎接我们的是埋在草丛中的一堆土,曾经在老人口中整齐的石砌排房已经完全坍塌。土堆之上,长满一些不知名的小杂草灌木。若不是草丛中依稀露出半人高的石砌墙基,还有几座残缺的门柱顽强地耸在深冬的暖阳下,估计没有人能看出,这曾经是几十位知青居住的房屋。我扒开灌木,绕着这座土石混合的遗址转了一圈,从一个较为平坦的豁口处爬上一道勉强还能看得出是墙的土堆。有点不敢相信,我就这样艰难闯进了他们的“家”,就这样与当年的知青同在。废墟之下,我费尽心思扒拉了半天,也找不出一丝生活的痕迹。只有掏出手机左右手拍,想把所有的建筑痕迹都收入眼中,可惜的是无数根蓬勃萌发的新树把一切都隐藏着若隐若现。我干脆坐了下来,想想自己就是一名刚刚开荒回来的知青,正坐在门槛上小憩。再过一会天就黑了,我应该在这间房中点燃一盏煤油灯,写下一封封家书,沿着小道送到山下的邮局,然后又挑着粮食或日用品,一步一步地回到大山之巅。

冬天的阳光更干净,把我的身影映照在废墟之上时,也让这片山林有了一丝暖意。在路旁的灌木丛中,几棵与周围景致很不协调的植物突然闯入我的眼帘。低矮的植株,阔而细长的叶子仿佛有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在我可怖的植物知识库中对照搜寻一遍后,我暂且把它称之为剑麻。很明显,这几棵剑麻与那些高大的水杉一样,都是当年知青带来的产物。他们与所有的孩子一样,突发奇想,用这些新奇的植物改造这片土地,也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知识、新的思维和理念。同样这片土地也包容地将这些新植物留了下来,数十年来与当地土生土长的植被和谐共生。

这时,早已经有了退意的同行伙伴正在茶叶林旁边的小道上一声声地呼唤着我,我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就在离开那块门柱石没几步,我还是忍不住回头,举起手机拍下了最后一张照片。屏幕中,那个已经快沦落成与山石一个模样的柱石孤独、突兀,我慌忙收起手机,想要尽快离开这里。下山时,路过那段最险滑的砂石道,大家都走得非常小心。走在最前面的向导估计是等得有些无聊,合拢手掌冲着远方长长地吼了一嗓子,受到传染的我们也跟着一声接一声地喊了起来。一声比一声悠长,一声比一声更远。这是一种释然,也是一声召唤。只要相信有明天,就还是青春少年,只要理想足够年轻,一定还会有无数胸怀梦想与抱负的年轻人听见。今天我们只要喊出曾经的郁闷,大声喊出他们的名字,在远方他们就会知道,虽然房屋已经坍塌,痕迹已经抹去,但知青点却作为一个地名,为这片山顶平原,为他们的青春确定了永恒的坐标。

今天是第四天。一筒乔迁。不能说离开,一筒并没有离开,一筒就在隔壁。

说乔迁也不够精准。乔迁,应该是搬到更好的居所才能称之为乔迁。现在,一筒住在那户人家大门前那一小块空地上,就是屋檐底下,与一只母法里,还有一只小马犬一起挤在两个狗窝里,脖子上都系着绳子,吃喝拉撒限于那三平米空地。

那家人对所有的狗狗几乎实行放养。清水放置一侧,狗粮满地撒。除了两个木栅栏狗窝,还有两个类似小蹦床一样的敞开式狗窝。一棵发财树占据了最角落。一筒的窝设在最外面边边,阳光,风,雨都对它倾囊相注。

没去看它时,心是平静的。觉得去掉了一个大麻烦(当然也是小可爱,我不能这么无情)。但,既然已经物归原主,我也不能太有情(一定要狠下心来)。孩子们当它是小玩具,爱也有,但不够多,一下子不舍之下,放下也不是多难的一件事。飞飞试探我,一次次的。我知道他的心思,如果我一门心想要,他肯定第一个附和,他对那个小家伙动的情肯定不比我少,那就掏几块块钱给对方,一筒从此就完完整整属于我们的了。不。如果要,也不想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我一次次斩钉截铁地回绝,一次次让自己意志坚定。

哪能忍住不去看它呢。那么近,就在三百米开外,就在前面一排。那一排目前只住了两户人家,挂着红灯笼的那一家就是。出门探看是一眨眼的事。出门倒个垃圾可以转过去看一看。去超市顺路的,也可以转过去看一看。就算路过吧,以前从来不会朝那个方向瞟一眼的,现在,脑袋不自觉就朝那边歪,努力看。看也看不到什么,一筒缩在里面。只看门边停靠的车,大人的豪车,小孩子的玩具豪车,还有阿姨的电动车。

当天晚上,就忍不住去看了。有路灯,那个位置还是黑漆漆的。一筒,我做贼一样,压低了嗓子耳语。朦胧的光线里,一筒与那小雌性挤在一起,睡得正香。小雌性是睡在笼子靠外面这边的,我莫名觉得放心一点点。朝外面这边,夜里怎么地也要寒冷一些,小雌性算是替一筒挡住了一些天寒地冻。没有惊扰它们。唤了几句,我悄咪咪转回了家。

第二天,买菜,肯定要转过去的。门前只有阿姨的电动车。一筒。当它的面,我只唤它一筒。一筒。我的声音它还记得吧。一筒从笼子里跳出来,摇摇晃晃走出来,脖子上那根绳看得我真难受。一筒。我捧住它的脑袋,揉,捏。那根带子幸好是宽的,如果是细细的绳勒着该有多难受啊。狗粮放在狗笼顶上,之前一筒爱吃的零食也放在上面。我旋开瓶盖,取出几粒零食,遍地狗粮,一筒从中挑着它爱吃的零食。小雌性上来争宠,也一并摸它的头。小马犬晃着身躯过来,抢零食吃。推开了它的小脑袋。不要抢,这是我的一筒的。我走了,乖,一筒,明天来看你。一筒扭过脑袋,想要挣脱开绳子。可挣脱不开啊,我也不能替它松开那绳子。一筒呆呆站在台阶上,呆呆看着我,安静地等着我,不争不闹。如果挣脱开绳子,它会不会撵着我的脚步,从此寸步不离。那一刻,心真的好痛啊。多少年都没有这样心痛过了。泪水

一下溢出来。逃走。路上,一个涌泪的女人擦拭着泪花,走得飞快。

第三天,天气好,去看了两次,狗笼空如也,一只狗狗也没看见。估计当时小马犬应该在,可是我现在回想,仿佛压根儿没看见小马犬一样。我只关心有没有一筒。一筒和那小雌性,估计一起被主人领去洗澡了。理解,到了旧家也是新家,怎么也要将旧时痕迹一并洗净,从此,完完全全的都是这里的气息了。那一块小地盘的地也一并洗净了。洗净的地面,热气蒸腾着,吸收着,散发着,尿骚味浓郁地散发出来。我只待了一小会,有点呛不住。

晚上,我又潜过去了。一筒,我轻轻唤,两个小家伙靠一起睡。抚摸它,它温热的小身躯。以前它洗了澡,精油香熏远远就闻得到。现在,我双手才捧过它的小脑袋袋,可是嗅了嗅,什么气息也没有了。

今天,变天了,气温低,三度到九度,细雨蒙蒙。又一次朝那个方向慢慢踱过去。路边停靠着阿姨的电瓶车,小孩子的电动豪车用一把伞盖着,任雨淋。一筒睡在最外面边边的狗窝里,小雌性与小马犬挤在靠里的敞开式的狗窝中。雨再大一些,估计这笼子就会淋湿了。一筒。我唤它。一筒睁开眼,眼里有血丝。估计昨晚一定没有睡好。一筒。我揉它的小脑袋,那根绳子略紧,松开一格才舒服。我按了门铃,我不想一次次这样悄咪咪来去。我也没做什么错事,犯不着这样偷偷摸摸。可是,始终没人来开门。地上,有一坩便便。看这外观,不似我一筒亲拉的。还是拿纸巾包住,扔进一边的塑料袋内。也没有清水冲洗,也没有拖把可以清扫。黄褐色花岗岩地面,一切痕迹都看不分明。

回到家,找出一块新垫子,又再转过去。把垫子放进一筒狗窝朝外面的这一侧,至少,可以替一筒挡住一些风一些雨。一筒似乎乎睡在了最外面边的小蹦床上,雨直接淋湿了它。昨天一筒洗过澡,换了一件加绒干鸟格背心,是我们带去的旧衣,手摸过去,背心有点湿了。进去,你进去,不要睡在外面。我将它抱进笼子,一次次抚摸,一遍遍轻揉。一筒睁着有血丝的眼睛,望着我,望向我。

和林女士通了电话。天气晴好的时候,我想带着一筒,不对,是小老大,遛达一节课时间,可以吗。可以,不过要和我说。林女士还是客气的。我更客气。那必须啊肯定啊。我对她频频夸赞,致谢。这是一个蛮奇怪的角色置换。从亲娘至干妈,或者,现在,我什么都不是了。要付出爱,得对方主人应允接受才行。而不再付出我的爱,就那样硬生生咬着牙齿忍住,实在又是一件颇为难受的事情。而,随着时间流逝,再深的情,再切的情,再到骨的爱都会随风而逝吧。

今天,终于有劲进入车库。到处,到处都是是一筒的气息。我记得一筒的气息,轻的,重的,浓的,浓的,香的,臭的……我记得一筒的独一无二的气息。将地垫拼好,铺开。将玩具整好,玩具上沾着它的口水,是它独特的气息,洗净,摆放齐整。一遍遍拖着车库的地,物归原处,静置恭候。过几天天晴了,狗窝的垫子都要洗净了去,也许一筒可以进来再打个盹。小零食还得再备一些,不是还可以带着一筒溜达吗。这车库,好比是一筒的旧家,说不准哪一天哪一刻,这里就会再次接纳它的欢天喜地。

我只能这样寄希望了。

酸萝卜

杨光武

小雪腌菜,大雪腌肉。

到了冬季,老家上饶市广丰铜钹山的乡村里就是腌制各种美味小菜的季节了。家里每年都会腌制几坛“水克腌菜(酸腌菜)或酸萝卜”。腌制好的可以存放很长的时间,陆续可以吃到第二年天气回暖。记忆里,这种腌制的“酸萝卜”,食后的滋味酸爽可口的。细嚼,那股酸香在口腔里弥漫开,瞬间就能抓住我的胃。饭桌上常常是这样的场景:哇塞!真过瘾,米饭再来一碗。

酸萝卜。讲到它,一种浓浓的乡土气息便扑面而来。喜欢吃的人,吃到它,想到它,就能让人口舌生津,垂涎欲滴。

人们常说的美食,讲的就是有一种地方风味,让人吃到就胃口大开、食后会让人回味无穷,长久没吃了就会想念起的食物。

长期工作、生活在外地,好久没有吃到家乡的“炒酸萝卜”了。小时候生活在广丰老家的乡村里,萝卜是自家地里种的,那“酸萝卜”是母亲自己腌制的。儿时只要母亲炒一盘酸萝卜,就能让我胃口大开。记忆里,小时候的广丰乡村里办酒席时餐桌上也能见到一盘炒酸萝卜。比如广丰人六十、二十岁……八十岁、九十岁这样年龄增长中途十年才隆重办的“生日宴”,习俗中吃“生日粉”时宴席上就有一道“炒酸萝卜”的菜肴。

提起“炒酸萝卜”这道菜,当年母亲在柴火灶上忙活的情景瞬间在记忆里回放。小时候,一到冬季,村庄里家家户户都会腌制一坛酸萝卜,用来做各种风味独特的菜:辣椒炒酸萝卜丝、酸萝卜排骨汤、酸萝卜炖老鸭等,想想都让人垂涎欲滴。我母亲也总在冬季做酸萝卜,用的是一个大肚子的坛子。萝卜用的是当季的新鲜白萝卜,刚从地里拔来的水分多,味道正,又大又脆,生食甘脆多汁,能润喉

清嗓,生津清热。萝卜,据说和梨子的效果差不多,故有“萝卜赛梨”的美誉。民间有谚语“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说明萝卜是很好的食物。记得母亲每次腌制酸萝卜时,先洗去萝卜表面的泥腥,再冲水洗干净后,滤干,放进专用的酸水坛子,撒上适量的盐,但不要去搅拌,让盐慢慢渗下去即可。然后,拿块洗干净的大石块压在坛子里的萝卜上。腌这种酸萝卜,不能着急,一般冬季腌制半个月左右,腌的时间越长越酸。腌制酸萝卜时,母亲会反复告诫,不能用沾油的工具,接触酸萝卜的坛子和萝卜,说是萝卜不爱干净。反正我那时也不懂,母亲每次腌制酸萝卜时,我站在旁边看着只觉得好玩,那白白的萝卜泡在水里,还压块大石头,奇奇怪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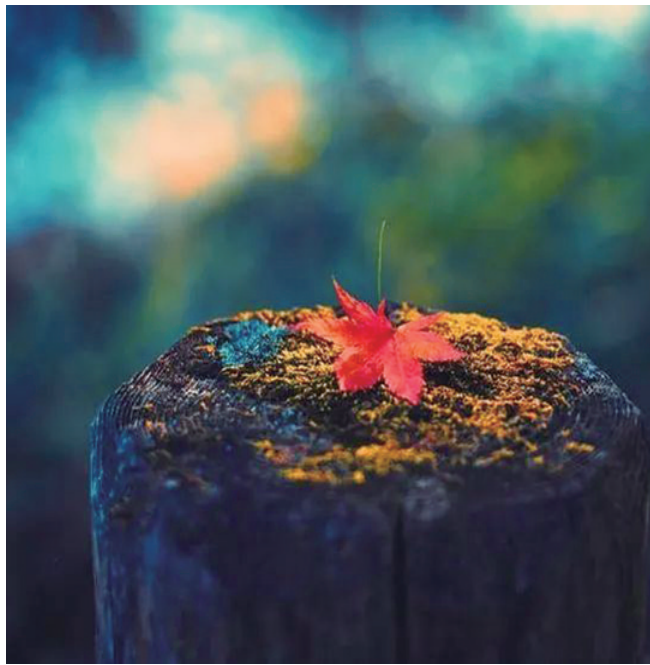
母亲炒酸萝卜,喜欢切成萝卜丝,细细地。炒时,柴火要旺,油要热。放入酸萝卜丝快速翻炒几下,撒上辣椒末、米酒、味精等,炒至热油均匀裹住酸萝卜丝就可出锅了,不要多炒,否则酸萝卜就会变得软烂不脆了。

“炒酸萝卜丝”,入口酸酸脆脆,香辣爽口。咀嚼着,辣乎乎的滋味里夹杂着酸萝卜的酸汁蔓延至整个口腔,既解腻又解馋,还能帮助消化,醒脾开胃。美味的酸萝卜,儿时一到冬季,我的舌尖就开始期盼。这不只是一道简单的菜肴,而是流淌在我心底的甜美记忆,是我身处他乡却难以忘怀的味道。如今,一到菜市场里有酸萝卜卖,我就倍感亲切,仿佛买些酸萝卜,回家炒上一盘,就能把我带回母亲的厨房。

时光荏苒,转眼离开家乡,没有母亲陪伴的生活过了好多年,儿时的一盘“炒酸萝卜”的滋味啊,生长在记忆里,依旧清晰,让人留恋。

落叶

程丽芳



你是秋天的旗,在初冬的风里猎猎作响。一树金黄,满地风情。一叶飘落,从高高的云天,直达我炽热的内心。一腔烦躁,都随风散去。我以仰望的姿态,承接你生命的献礼。阳光透过树梢,照彻你的身影,暖透我的灵魂。你飞扬的身形,掠过春,掠过夏,掠过高蓝的天空,掠过空旷的原野,掠过无边无际的风霜雨雪,以旋转轻舞的方式,结束又一季的轮回。

当我吟诵“碧云天,黄叶地”,你在天地之间悠然起舞的时候,有杨柳风轻轻轻吹过,有七色桥隐隐浮现,有岁月的笛音从辽远的地方慢慢飘来。日光月影,温润了你的容颜。风刀霜剑,雕琢了你的风骨。捧你在手心,就捧起了四季风华;藏你在心底,就藏起了一世悲欢。生命之于你,没有终结,没有尽头。落地那瞬间,你安然微笑,静待来年春天,又一个轮回。秋蝉不再长鸣,燕鸟早已飞云,然后花落花云卷云舒,人生的青绿山水,都在你的梦里展开又收起。一叶飘落,从高高的云天,直达我滚烫的内心。看见你,我就看见了秋天的旗,猎猎作响,在初冬的风里。

有岁月的笛音从辽远的地方慢慢飘来。

日光月影,温润了你的容颜。风刀霜剑,雕琢了你的风骨。捧你在手心,就捧起了四季风华;藏你在心底,就藏起了一世悲欢。生命之于你,没有终结,没有尽头。落地那瞬间,你安然微笑,静待来年春天,又一个轮回。秋蝉不再长鸣,燕鸟早已飞云,然后花落花云卷云舒,人生的青绿山水,都在你的梦里展开又收起。一叶飘落,从高高的云天,直达我滚烫的内心。看见你,我就看见了秋天的旗,猎猎作响,在初冬的风里。